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

十六

名公校正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九

載記

姚弋仲 襄



直無
推指
草單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石季龍時累遷冠軍大將軍季龍末梁續敗李農於滎陽李龍懼召弋仲弋仲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性狷直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怒而不責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不於是貫鉗跨馬於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續。

冉閔之亂弋仲遣其子襄討閔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舉擒不須復見我也襄大破閔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石氏滅乃歸晉永和八年卒

襄字景國弋仲第五子弋仲死晉勦襄于譙城後與殷浩不叶襄乃北引將圖關中符生逼符堅要擊之襄敗爲堅所殺時晉升平元年也

姚襄

姚襄字景茂弋仲第十四子也襄死襄諸弟降于苻生苻堅以襄爲揚武將軍及苻堅克晉以襄爲

姚弋仲姚長一

從符
堅竊

龍驤將軍謂長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

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竊
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
出十
長安

堅默然及長之討慕容泓堅子獻死之長懼奔于馬
牧西州豪族尹詳等率五萬餘家推長爲盟主及殺
苻堅于新平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于長安改元曰
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曰常安時諸營既多故號長

五
九

軍爲大營之號自此始也。長性簡率群下有過或

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於長曰陛下弘達自任不脩
小節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長曰吾之
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取其一若
不聞謹言安知過也。長敗苻堅于安帝置酒高會
謂諸將曰吾不如士兄有四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
群賢者正望尋略中一片耳群臣咸稱萬歲長寢疾
夢苻堅爲祟寤而驚悸遂狂言以太元十八年死在

位八年

姚興

尹縕

姚興字子略長之長子也太元十九年僭即帝位于
槐里改元曰皇初遂如安定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
風韻秀峯確然不群每以天下是非爲已任時京兆

說崇
吉成

北史姚興卷九十二

韋高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訴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劒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詭晉輔國將軍袁廩之筭貳于桓玄懼而奔興興臨東堂引見謂廩之筭曰桓玄雖晉臣其實晉賊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辦成大事不廩之曰玄不如其父遠矣今旣握朝權必行篡奪旣非命世之才正可爲他人驅除耳此天以繼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略廓清吳楚興大悅以更之爲大司農興如道遙園引諸沙門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下夏言尋覓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等八百餘人更始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旣託意於佛道公卿以下莫不欽附沙門州郡化之事佛者半室而九矣涼州刺史王尚坐匿呂氏宮人擅殺逃人薄禾等禁正南臺涼州別駕宗敞等上疏理尚云云興覽之大悅謂甚黃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平文祖曰與臣同里西方之英雋與曰有表理王尚文義甚佳恐非敞所作文祖曰敞昔與呂超周旋陛試可問之因謂超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誰筆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

方敵魏之陳徐晉之潘陸郎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
寧有此才乎超曰臣以敵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琅
出于鼻嶺明珠生于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
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
可以區宇格物興悅赦尚罪以爲尚書○興從朝門
游于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
門校尉王浦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闔姦
良莫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因乃廻從朝門而入旦
而召滿聰進位二等晉劉裕屯聚苟俊有轡邊之志
興召其尚書楊溥萬謂之曰吳兒不自知乃有非分

之意待至孟冬當遣卿率精騎撃其積聚時西胡渠
國兒於平涼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飲讌酒酣升靈
牀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爲意前後征伐有功
封平輿男年八十餘乃死義熙十二年因死時年五
十一在位二十二年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少有大志每覽書屢至宰相立
勲之際常掇書而歎晚仕符堅爲吏部令史風志衆
邁郎皆憚之及姚襄奔馬牧緯與尹詳等推襄爲盟
主遂爲佐命元功襄既敗符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
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

宰相才

宰相也王景略之儔而朕不知卿士也不亦宜乎

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房之爲人馬翊段璉性傾巧
萇愛其博識引爲侍中緯固諫以爲不可萇不從緯
屢衆中辱璉璉心不平之萇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
學何爲惜學者緯曰臣不曾學惜璉不正耳萇於是
出璉爲北地太守萇死緯與興滅符登成興之墓皆
緯之力也及死興其悼之

姚泓

姚泓字云子興之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
又多疾病父之乃立爲太子受經於博士淳于歧歧
病泓親詣省疾拜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羨焉
五泓以義熙十一年僭即帝位改元永和將封官臣丁
六人五等子男妣讚諫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
誠未有赫然之效荷受封之多乎泓曰懸爵於朝所
以懲勸來效標明盛德元子遭家不造與官臣同此
百憂獨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讚默然妣紹進曰陛下
不忘報德封之是也。晉大尉劉裕拔軍伐泓
次于彭城遣檀道濟入自淮淝攻濬丘遣沈林子自
汴入河攻倉垣泓以内外離叛王師漸逼歲旦朝群
臣于其前殿悽然流涕群臣皆泣及王師入長安

即位
割東
官署

成四
業者
緯力

尹緯

五十五

降
劉裕

計無所出謀欲降于裕其子佛念登營牆自投而死
泓將妻子詣闕而降讚送泓于建康市斬之泓在
位二年建康百里之內草木皆樵死焉自長至泓三
廿凡三十一年

論
姚弋仲

史官曰自長江徒御化龍創業巨寇乘機而未寧戎
馬交馳而不息晦重氛於六漠鼓洪流於八際天未
厭亂凶旅寔繁矣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抗直詞於
暴王闡忠訓於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鳴哀之義
有足稱焉景國彌歲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
斯言踐踐迷塗良可矣夫景茂因仲襄之緒躡符亡

姚
弋仲

之會嘯命群豪恢弘伯業假仲容之銳俯定函秦挫
雷惡之鋒載寧東北在茲姦略實冠凶徒列樹而表
新營雖云效績荐棘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
斯其幸也○子略蔚擢勍敵荷成先構虛標訪道側
席求賢躬友弟以睦其親明賞罰以臨其下英髦盡
節瓜牙畢命取汾絳留許洛欵憇撫而肅爲蜀吏寵
右而靜河西俗阜阜豐遠安邇輯雖楚乘秦穆荷以
加焉既而逞志矜功弗虞後患委京都於秀髮授朔
方於赫連專已生炎邊城繼陷距諫招禍蕭牆發
戰無寧歲人有危豈宜騁彼雄圖被深恩於介士翻

姚泓

一五六

魏徵

崇詭說加殊禮於桑門當有爲之時隸鸞爲之業張衣腴食殆將萬數猶實談空靡然成俗夫以漢朝殷廣猶歛鴻都之費况乎僞境日侵寧堪求貴之役諸用殫竭山林有稅政荒威挫職是之由坐致淪胥非天喪也。元子以庸極之質屬傾擾之餘內難万殷外禦斯賴王師伏順弭節而下長安凶嗣失圖係組而降軼道物極則反抑斯之謂欤

贊曰：仲列烈終表奇節襄實英果義惟茲辭，因始崇構弘遠擁城貽誠將來無踐危轍。

後蜀

李特

勢

李特字文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廪君之苗裔也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曰驛氏樊氏相氏鄭氏五姓俱也皆事爲神於是相與以劍刺穴屋能著者以爲廪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爲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爲廪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廪君乘其去船當夷水而下至于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廪君不得行廪君射之中蓋神也復乘其船

揚褒
因馬
而諫

下及夷城因居之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巴人呼賦
爲賚因謂之賚人焉漢高祖更名其地爲巴郡漢末
賓人自巴西之宕渠遷于漢中魏武帝克漢中特祖
將五百餘家歸之武帝遷于略陽元康中閼西擾亂
百姓流移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人將入蜀
至劍閣箕踞太息顧盼陰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
南繩於人豈非庸才邪流人旣入蜀散在益梁特等
聚衆專爲蠻蜀人患之太安元年特自稱益州牧改
年建初一年特與益州刺史羅尚戰特軍敗績尚斬
特傳首洛陽在位二年。其子雄僭即帝位改元
曰太武其後立元鴻子班爲太子特弟驥退而流涕
曰亂自此始矣咸和八年雄死在位三十年雄寬厚
簡刑約法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百姓富貴間門
不閉雄嘗無事小出丞相楊褒於後持矛馳馬過雄
雄怪問之對曰天統天下之重如臣乘慈馬而持矛也
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
雄寤即還。班嗣爲位雄子越興弟期密計圖之
咸和九年班因夜與越殺班於殯宮在位一年雄子
期嗣位期在位政刑紊亂李壽率兵襲之廢期爲郢
都縣公咸康二年期自縊死在位三年

自立任調勸

壽字武考驥之子也初剋成都長史羅帽等勸壽稱
藩於晉而任調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
年天子調喜曰一旦尚爲足而况數年之壽自朝聞
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咸康四年僭
即僞位改元爲漢翼在位二年死

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嗣僞位改元曰太和又改年
嘉寧大司馬溫桓率水軍伐勢勢大發軍距溫溫從間
道至成都勢面縛降溫送勢于建康封勢歸義侯在
位五年而敗自特至藝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和二
年滅

論李特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踰梁之患漢祚斯永宣
后與渡湟之師是知戎狄亂華蠻深自古罕乎巴濮
雜種厥類蠻賊剽切以全生養猶惶而成俗李特
世傳凶狡早擅梟雄太息劖門志眷井絡屬脣綱之
落紐繫羅侯之無斷騁馬屬鞬同聲雲集鍼殄蜀漢
荐食巴梁沃野無半菽之資華陽有折骸之釀蓋平
失其道覆敗之至於斯仲雋天挺英姿見稱奇偉推
鋒累載克隆霸業蹈雲德之前基掩子陽之故地薄
賦而綏弊恰約法而悅新邦擬於其倫寔孫權之亞
也若夫立子以嫡往哲通訓繼財承基前脩茂範而

李班

李勢

雄閭經國遠圖距天之小節傳大統於猶子託
強兵於厥裔遺骸冥歛尋戈之寰色深星紀未周傾
巢之舉便及雖云天道抑亦人謀班以寬愛雅火期
以暴戾速禍殊途並失異術同言武考頃藉其資窮
兵竊位罪百周帶毒甚楚圍獲保歸塗何其幸也子
仁永緒繼傳昏虐驅率餘燼敢鉅大邦授甲晨征則
理均於困獸斬闕宵遁則義殊於前禽宜其懸首國
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亦優乎

晉書

晉圖也馭百六斯鍾天垂伏鷩野戰龍李特
窺冕盜我已庸出歷五朝年將四紀篡殺移國昏狂

繼軌德之不脩陰亦難恃

(晉書)

呂光

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父婆樓佐命符堅官至太尉
先生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爲名年十歲與諸童兒
游戲邑里爲戰陣之法儔類咸推爲主部分詳平群
童歎服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沉毅凝重寬簡有大
量喜怒不形于色時人莫之識也唯王猛異之曰此
非常人言之符堅除羌陽令夷夏愛服累遷驍騎將
軍堅既平山東士馬強盛遂有圖西城之志乃授光

生有
神光
重瞳
肉印

李勢呂光 共九之十

討西域

改電
其城

酒瀝蜀

僭即
三河
王位

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拔兵七萬騎五千以討西域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何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涌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進兵至焉督其王率其旁臣請降龜茲王帛純距光光進改龜茲城戰于城西大敗之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候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饗將士見其宮室壯麗命參軍段業著龜茲舊賦以譏之胡人翕復厚於養生家有蒲萄酒或至于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懷之酒藏者相繼矣光既平龜茲有留憲之志時始獲鳩摩羅羅什勸之東還光以駝二萬頭致外國珍寶又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疋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及聞符堅爲姚萇所害於是大赦境內建元曰太安是時麟見金犧縣百獸從之光以為已瑞以麟題太元十四年僭即三河王位年號麟嘉歲張掖督郵傳曜考覈屬縣而立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核諸縣而立池令尹興誠狀狼籍擢臣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

子紹
嗣社

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之乃戚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初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謠曰初馬公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微徊意欲還落巢光以太元二十一年僭即天王位改年號飛立世子紹爲太子光以隆安三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年

紹嗣僞位未幾光之庶長子纂擾兵官篡位紹自殺

口呂纂

呂纂字永緒以隆安四年僭即天王位改元咸寧弟弘忠不爲纂所容起兵東苑攻纂纂遣將令弘引衆憤出奔纂焚掠引之妻子亦爲士卒所殺纂哭謂群臣曰一戰何如侍中房處對曰天禍宗室纂起咸甯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女陛下之姪女也柰何使無賴小人不守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纂改客謝之召弘妻及男女于東宮厚撫之呂方執弘告纂纂遣方士康龍拉殺之纂審果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訴超於纂纂怒超入責之超謝罪慕因引超懲于內殿呂鑑勸纂酒至昏醉超因刺殺

在位三

年超既殺纂讓位於隆隆光臣寶之子也以安帝元

呂弘
攻

呂光 呂太 廿九

因元年僭即位改元神鼎。姚冉將姚碩德率兵至姑臧呂超出戰大敗遁還呂超因勸降請降隆乃降碩德尋隆遣超率騎多齋珍室請迎于姚冉署將迎之隆東遷長安其後隆謀反爲冉所誅自光至隆凡十三載以安帝元興三年滅

史記自晉臺不綱中原蕩折符氏乘豐鶴號神州世明委質僞朝位居上將爰以心膂受眼遐征鐵騎如雲出玉門而長驥羣戈耀景捐金丘而一息蕞爾夷隙承風霧卷宏圖壯節亦足稱焉屬永固運銷群雄競起班師右地便有覬覦於是要結六戎潛窺鴈鼎并合五郡遂假鴻名控黃河以設險負玄漠而爲固自謂克昌霸業貽厥孫謀尋而耄及政昏親離衆叛眎目甫爾譽發蕭牆紹篡凡才負乘致寇弘超兇狡職爲亂階永基虧庸面縛姚氏昔嘗歸順榮煥累葉阨窮千紀歷數終身世而光華茲勝蹟蓮彼覆軍十數年間終致殘滅向使矯邪歸正革僞爲忠鳴檄而奮臂朝杖義而誅醜則燕秦之地可定桓文之功可立郭礱殿業豈得肆其姦豪遜烏孤無所窺其隙矣而猥竊張據何其謬哉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宝曰位非其人而處其位者其禍必速在其

位而忘其惻者其殃必至天鑒非遠其可謬乎
贊曰金行不競葉斯屯瓜分九寓彌聚三秦呂氏
同僚斯我人神天命難假經亦湏淪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手垂
過膝聾其寵之常日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
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美恩遇踰十
子雋後改名顥外慕顥爲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
識記之文乃去夫以垂爲名焉及雋替稱尊號封垂

亞日

吳王及慕容暉嗣爲位慕容恪爲太宰恪甚重垂王
可謂親賢兼率後以慕容評見忌乃奔于符堅堅禮
之甚重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羊餘騎奔
垂垂出子室勸垂發堅因曰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
以堅待之厚未欲負堅固與從乃以丘屬堅初室在
長安與韓薰李叢等因讖擣捕王危坐整容誓之曰
世云櫻浦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二盧於
是三擲尽盧至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堅至
澠池垂請至鄴晨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
許之權翼諫曰垂猶鷹也飄則附人飽則高鶴遇風

塵之會必有凌賣之志惟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未幾西粟叛以太元八年自稱燕王建元曰燕元符不時鎮靜堅還侍郎姜謙責蠻曰主上與翁軍風殊類別不以鄴見歸讓房色責蠻曰小敗便有一圖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大名吠非其主何所問也乃遣讓歸垂定都中山羣僚勸即尊號遂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改元曰建興後垂伐慕容永曰吾計決矣且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冠之不復留連賊以累子孫也○垂以太元二十一年爲蘭汗所弑即隆安二年也蘭汗垂之季弟也至死子盛殺子自立盛汗之

慕容盛

慕容盛字道遷節位改元曰建元又改年曰長樂盛讞其群臣于新巖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得長者之言乎盛以盛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忌故信言之盛任位三年爲慕容國等所弑是歲隆安五年也

慕容熙

慕容熙字道文垂之少子也盛死僭即尊位改年曰
光始熙寵愛皇后符氏爲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負
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符氏嘗至東山瞻仲冬
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太辟其虐也如
此符氏死熙悲號踴踊若喪考妣太歎訖復啓其棺
而與父接制百僚於宮內哭臨使有司按檢哭者有
疾以爲忠孝無前罪之於是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
爲疾焉熙送符氏喪因爲慕容雲所弑在位六年自
垂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爲義熙一年滅

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

雄方擾市朝屢改艱虞晉慕容垂天資英桀威震
本朝以雄略見猜而庇身寬政永固受之而以礼道
明事之而畢力然而集質難羈狼心自野淮南失律
三甥之謀已構河朔分麾五木之祥云啓斬飛龍而
遐舉踰石門而長邁遂使羅氏景從鄰師宵逸收羅
趙魏驅駕英雄扣囊餘竒摧五萬於河曲浮船袞策
招七郡於黎陽返遷墮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類帝
裡宗僭擬斯備失以重耳歸晉賴五臣之功苟踐紹
吳資五千之卒惡有業殊二霸衆微一旅掎拔而傾
山岳騰嘯而御風雲雖衛人志亡復傳於東國任好

餘裕伊槐於西鄰信符氏之姦回非晉室之鯨鯢矣。
寶以浮盞復升峻文御。俗肅牆內。慣勍敵外。陵雖毒
不被物而惡足自勸盛。則孝友具。符父武。不墜韜光
而夷讎賊罪已。而遂高危翩翩然。濶世之佳虜矣。
熙乃地非奧土。幸因淫德驪戎之態。取悅於匡牘玄
妻之姿。見奇於鬚髮。蕩輕舟於曲光之海。望潮流於
景雲之山。飾土木於驕心。窮怨嗟於叢壤。宗祀夷滅
爲馮氏之驅除焉。

贊曰：戎狄憑陵山川，沸騰天末。悔禍人非，與能疾走
而捷先鳴。則因道明，魚人鞭笞豪桀。掃蕪夷魏。剽屠
永滅大盜。潛移鴻名。遂竊室心。生亂盛清。蒙難熙極。
驕淫人懷憤惋。孽貽身咎。火無以追。

名公增修標註晉書詳節卷之三十

載記

○西漢

乞伏國仁

乾歸

熾盤

仁論
國

乾歸

史官曰夫天地閉大樞生靈雷出群凶自息曇遷
孽胡兵肆禍封域無紀干戈是務國仁陰山遺噍難
以義服伺我阽危長其陵暴向使偶欽明之運遭雄
略之主已當褫魄沙漠請命藁街豈暇竊憑近郊經
綸王業者也。乾歸智不及遠而以力詐自矜陷呂
延之師姦謀潛斷俾視熙之衆威策遐舉便欲誓屏
隴之餘卒窺岐函之奧區秣疲馬而宵征翦弱就敵而
朝食既而控弦鳴鏑厥志未逞沮岸崩山其功已喪
覆重氛於外難幸以計全貽巨釁於蕭牆終成凶禍
宜哉。熾盤叱咤風雲見機而動牢籠雋傑決勝多
奇故能命將掩燒何之首臨戎襲樂都之地不盈數
載遂隆偽業覽甚遺迹盤亦有道乎

○北魏

馮跋

素弗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其先畢萬之後也萬之子
孫有食采馮鄉者因以氏焉慕容寶僭號署跋中衛
將軍慕容熙卽位欲誅跋兄弟跋與弟俱亡及慕容

乞伏國仁 馮跋 三十已一

今百
姓植桑

雲爲幸臣所殺衆推跋爲主於是以外元二壬午年僭稱天子于昌黎不從舊號即國曰燕建元曰太平跋勵意農桑乃下書曰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植桑一百根柘一千根時地震右寢壞跋問太史令閔尚曰比年屢有地動之變卿可明言其故尚曰地陰也王百姓震有左右比震皆向右_{正月三}百姓將西移跋曰景亦甚慮之跋立十一年至是元熙元年也此後事入於宋跋死穿弘立凡二出二十有八載

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任俠放蕩不脩小節故時人未之奇南宮令人成藻豪俊有高名素弗浩焉藻命門者勿納素弗徑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竒之曰吾遠求駢駢不知近在東鄰何識子之晚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跋偕號遂爲宰輔好存亡繼絕申拔舊聞論著歸其有宰衡之度先跋死跋哭之哀慟

自五胡縱虐九域淪胥帝里神州遂混之為荒裔鴻名寶位咸假之於雜種謂戎狄凶蠻聚窺道徳欺天擅命抑乃其常而馮跋出自中州有殊觀類因鮮卑之昏虐亦盜名於海隅然其遷徙之餘少

衡之
有寧
度

馮跋素弗 三十已二

非雄傑幸以寬厚爲衆所推初雖砥礪終罕成德舊
史稱其信惑妖祀斥黜諫臣無開馭之才異經決之
士信矣速禍致寇良謂任茲猶能撫育黎萌保守疆
宇發號施令二十餘年豈天意乎非人事也

書仁驍武乾歸勇悍矯矯熾礮臨機能斷孰謂
獯虜亦懷沈筭妄起常才憑時叛換威竊太寶爲我
多難

○國涼

禿髮烏孤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八世祖匹孤匹孤卒于壽闢
立初壽闢之在坐母相據氏因寢而座於被中鮮卑
謂被爲禿髮因而氏焉壽闢孫樹機能據有涼州之
地至烏孤嗣位呂光遣使署爲冠軍大將軍隆安九年
自稱西平王號太初後徙于樂都烏孤死弟利鹿
孤立

禿髮利鹿孤

利鹿孤以隆安五年僭稱河西王利鹿孤謂其群下
曰戎軍屢驚無關境之功務進賢彥而下猶耆舊豈
所任非才將吾不明所致也祠部郎中史嵩對曰今
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爲無用之條非所以

來遠人垂不朽也宜建學校選耆德碩儒以訓胄子
利鹿孤善之於是以田玄沖趙誕爲博士祭酒以教
胄子利鹿孤在位三年而死弟傉檀嗣

秀穀傉檀

傉檀少機警有才畧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傉檀明識
幹敏非汝等輩也以元興元年僭號涼王姚興涼州
刺史王尚遣主簿宗敞來聘敞父燮呂光時爲掌書
郎見傉檀于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凌雲
命世之傑也必當冠消壯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
敞兄弟託君是傉檀謂敞曰孤以常才謬爲尊先

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大人水鏡之明及忝家業竊
有懷君子不圖今日得見卿也敞曰大王仁侔魏祖
存念先人雖朱暉眄張堪之孤叔向撫汝齊之子無
以加也後姚興署傉檀爲涼州刺史傉檀入涼州謾
群僚于宣德堂而視而歎曰古之言你葢不居居者
不作信矣孟樞進曰寛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輒易人
此堂之建年垂百歲十有一主唯信順可以久安仁
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傉檀曰非君無以聞讜言
也傉檀雖受制於姚興然車服礼章一如王者其後
傉檀伐沮渠蒙遜爲所敗又與赫連勃勃戰爲勃勃

之傑

所敗姚興遣韋宗來觀竟陵禮與宗論機變無窮辭

致清辯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略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氣濟世者亦未必索九丘五

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傳檀

神機秀發信

一代之偉人由余白碑豈足爲多也宗還長安袁於興自涼州未可圖也後停檀出西征之弗使太子武臺守樂都乞伏熾盤乘虛來襲一旬而城潰停檀聞之其將士皆逃散停檀遂歸熾盤歲餘爲熾盤所燭

烏孤至停檀三世凡十九年以

司馬義熙十年滅

卷一百一十一

秃髮

五

累葉酋豪擅強邊服控弦玉塞躍馬金

山倏滿月而窺兵乘折膠而縱鐸禮容弗被聲教斯阻烏孤納苻弘之策治兵以討不賓鹿孤從史嵩之言建學而訓胄子遂能開疆河右抗衡疆國道由人弘抑此之謂停檀承累捷之銳藉一昆之資擢呂民筭無遺策取姑臧兵不血刃武畧雄圖比蹤前烈既而叨竊重位盈滿鴻期窮兵以逞其心縱慝自貽其弊地奪於蒙遜勢効於赫連覆國喪身猶爲幸也昔宋殲好戰致災於華督楚靈鑿武取殺於乾谿異代同工其於停檀見之矣

比蹤停檀
前烈

禿髮停檀

三十已五

禿髮

兄弟檀雄羣虜開疆河外清氛西土停檀

傑出騰駕時英窮兵艱武喪國頽聲



慕容德

藝多才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姿貌雄偉，額有日角，偃月重文，博觀群書，多才藝。凡垂嘗與共論軍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冥下阿蒙也。慕容暉敗徙于長安，苻堅以爲張掖太守，堅之敗也，德乃從垂如鄴。慕容寶嗣位，以德鎮鄴。及魏收中山都寶所將乘勝攻鄴，德擁眾南渡，徙滑臺，遇風船沒。魏軍垂至其夕，流澌凍合，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冰泮。

若有神焉。遂改黎陽之爲天橋津，及至滑臺，景星見于箕尾，漳水得白玉狀。若爾，於是德依燕元故事，稱元年，至是慕容寶督龍城南奔至黎陽，遣使召迎之。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爲何如？」其侍郎張華勸德母退讓，會寶知德攝位，懼而比奔。乃止。德謀定都其尚書潘聰曰：「青齊天壤，號曰東秦。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爲帝王之都。」德大悅，乃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采降，置慕容鍾。

得白
玉狀
若星

即帝位
于廣固

賞諫

傳檄青州諸郡諸郡皆承檄降于德德遂入廣固僭即皇帝位改元爲建平後因讌群臣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恭已南面而朝諸侯可方自古何等主也其也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十匹仲以賜多爲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太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言競進朝多直士矣德如懿城登營丘望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塋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遂問謨以齊之山丘陵賢否舊事謨麻對詳辯盡地成圖德深嘉之拜尚書郎德因饗宴乘高遠瞩顧謂尚書魯遂曰齊魯固多君子當貴人盛之時接楨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脩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逆辯指筆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頽墳氣消煙滅求言千載能不依然邃蒼白武王封

齊魯
周多
君子

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
陛下慈深一主澤及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衝荷
矣。俄而德寢疾無子以兄子超爲太子德死即義
熙元年也乃夜爲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
知其尸之所在在位五年

慕容超

妍皮
不裹
脣骨

慕容超字祖明德凡北海王納之子初超徙于長安
姚紹見而異焉勸姚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
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凝骨妄語耳
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而歸德
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德無子以超爲太子及德死
以義熙元年僭嗣爲位改元曰太上以慕容鍾錄尚
書事封奚爲太尉省餘封拜各有差後又以鍾爲青
州牧段宏爲徐州刺史公孫樓爲武衛將軍內參政
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
國之宗臣宏外戚數坊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
外超不從鍾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黃大之皮恐
終當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溝初超自長安行
至梁人慕容法時爲兗州鎮南長史悅壽還謂法曰
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

玉林皆寶法曰昔成方遂訴稱衛太子人莫辨之此復天族乎超聞而恚恨法亦怒歎之外館由是與慕容鍾段安等俱叛尚書都令史王礪詔事五樓累連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欲得候事五樓○石竈裕率師討超王師次東莞超遣將分距之衆將俱敗超懼入保小城未幾裕師圍城四合朔旦超登天門朝羣臣于城上所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王師之盛握手超手而相對泣其領軍韓譁諫曰陛下遭百六之會正是勉強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於是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說裕

曰昔趙攻曹嶷望氣者以爲涵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嶷請降後慕容恪之圍長蘆亦如之而蘆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冀塞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腳弱病者太半城中出降者相繼尚書愷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爲裕軍所執送建康而斬之在位六年德以裕之隆安四年僭位至超凡十一年以義熙六年滅

慕容

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聞其節君存遽踐其位豈人理哉然黨依黨之雄姿霸

從橫之遠略屬分崩之運成角逐之賓跨有全齊禍

弄神器撫劒而爭衡秦魏練甲而志靜荆楚崇儒術以弘風延直言而勸已觀其爲國有足稱焉超繼已成之基居霸者之業政刑莫恤畋遊是好朴忠良而讒佞進暗聽受而勲戚離先緒俄頽家聲莫振陷宿豫而貽禍啓天峴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爲墟迹其人謀非不幸也

○
德實多難轉敗爲功奄有青土淫名域中超承
偽祚撓其國於廟失良諒庭悲露霑

沮渠蒙遜

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蒙遜以官爲氏焉

○
蒙遜出自羌族擅雄邊塞屬呂光之悖德深懷仇粥之冤摧毀業以濟時假以陳吳之事稱兵自潤南涼請和出師丹嶺北寇賓服然而見利忘義苞緒滅親雖能制命一隅抑亦備諸凶德者矣

○
光猜人傑業忌時賢游飲自晦匿智圖全亮心既逞僞績假宣挺茲處駕競當年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盛子劉元海之族也身長八尺五寸腰

慕容超沮渠蒙遜赫連勃勃三十已上

天王
僭稱

官名
統五

龍雀
名

安
長

帶十圍性辯慧美風儀姚興見而奇之深加禮敬寵遇踰於勲舊尋加爲安遠將軍使助沒葬于鎮高平頃之又以勃勃爲安北將軍鎮朔方勃勃於是襲殺弈于而并其衆義熙二年僭稱天王建元曰龍昇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又改元爲鳳翔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領北羣夏十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爲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又造五兵之器精銳无其既成皇之工匠必有死者射

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即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爲龍雀大鎔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天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通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復鑄銅爲人鼓飛廉翁仲銅駝龍獸之屬皆以黃金飾之列于宮殿之前○勃勃又下書自言帝王者係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爲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劉裕滅姚泓留子儀真鎮長安勃勃聞之遂率兵攻長安尅之群臣勸進於是爲壇于灞上僭即皇帝

暴
殺

位改元曰昌武勃勃歸于長安徵隱士韋祖思既至而恭禮過札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柰何以非類處吾沒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吾冕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乃於長安置南臺以子璣錄南臺尚書事勃勃還統萬以宮殿太成改元真興刻石都南頌其功德勃勃性凶暴好殺群臣忤視者毀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誅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鄙然以無生類在位十三年宋受禪以宋元嘉一年死弟定僭號於平涼爲魏所滅勃勃至死凡一千有六年而亡

陰山之韞異氣
劉備赫連勃勃獯鬻遺類入居邊宇屬中國分崩緣間肆慝控弦鳴鏑據有朔方遂乃法玄象以開宮擬神京而建社竊先王之徽號備中國之禮容馳駕英賢闢關天下然其器識高爽風骨魁奇姚興覩之而醉心宋祖聞之而動色豈陰山之韞異氣不然何以致斯乎雖雄略過人而凶殘未葉飾非距諫酷害朝臣部內肅然忠良巷舌滅亡之禍宜在厥身猶及其嗣非不幸也

劉備淳維遠裔名王之餘嘯群龍溟乘嘵侵魚爰創官亭鳥彼虧廢雖弄神器猶曰凶渠云晉書卷二十一

陰山之韞異氣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宋]呂祖謙輯. —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 2006.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3331-9

I. 名… II. 呂… III. 中國—古代史—兩晉時代—紀傳體 IV. K237.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6)第123769號

ISBN 7-5013-3331-9



9 787501 333318 >

書名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全十六册)
著者
[宋]呂祖謙 輯

出版
北京圖書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Btsfb@nlc.gov.cn

Website: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一一四·七五
版次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一〇〇
書號	ISBN 7-5013-3331-9 / K.1373
定價	三六八〇圓

